

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互相傾訴的故事

阿爾巴哈里著

陳清僑譯

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我：關於鐘錶匠法蘭

禮拜二、禮拜五，看過電視播的長片後，父親就得發惡夢，而我便赤着腳跑去給他倒一杯礦泉水。父親表示感謝，還張着一雙患了結膜炎的眼睛向我，眼神徹底的空洞；他並沒有伸手去找他的眼鏡。那時候，寢室是我們屋里唯一傢具齊全的地方。這裡有兩張雙人床，一大一小，有床頭矮櫃、有梳妝台、也有鏡子。當中還放了一張桌子、兩張椅子，材料都是淡色的胡桃木，鑲嵌部份用了白蜡，裝飾部份用青龍木，交織成龍鳳樣式的中國圖案。那上面原有一座鐘，跟桌椅是一套的，不過已經壞掉好幾年了。在祖雲拿大街修理鐘錶的法蘭叔叔認為它陽壽已盡，不值得再修了。他既然這麼說，我們也是挺信他的。那時錶匠法蘭還收了一個從市林來的學徒。這個小伙子又年青又有天份，修工手藝靈巧熟練，多難搞的鐵銹都敵不過他一雙能手。就連他也說，何必修呢？當然，要把裏面的機件都換過也是可能的；不過——他說到這裏還得搖頭搖腦一番——要那樣這鐘就不等於原來那座了。要知道我們那老鐘會發出一種特有的聲音，笨拙而醇厚。這份老成持重，父親固然是堅決要保留的；即使我們，對它也是情有獨鍾的。你是說修過以後就算不上我們原有的老爺鐘了？父親追問。那當然了，法蘭叔叔直截了當地回答，絕對不會再像老爺了。結果笨鐘還得站在哪兒，像個退役的軍人，木然立於大梳妝台的正中央。它忠心耿耿地、幾乎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抓着時間不放，永遠停在下午四點鐘的一處。

### 父親：關於牙科醫生米路薩杰偉

239

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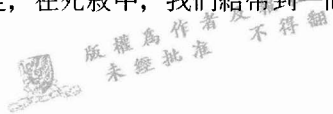
在C鎮，我們最要好的朋友是牙科醫生米路薩杰偉。他是個耶穌再生論者，對於宗教史頗有研究。我們剛從沛科搬到C鎮，初次相識他就認定大家是志同道合之士，確信彼此同是天涯猶太人。可他不久便發現我對安息日守戒敬神的事原來並不重視。事實上，我也真的沒心思顧慮這種事。過了幾個星期，他終於耐不住了，要檢討我的表現。一天，他在米契橋附近把我叫停，滔滔不絕地要跟我討論信仰的問題，向我訴說應當如何尊重宗教信仰。我說我目前跟宗教是無緣了，但從前確曾有過信仰。信仰？你相信過什麼？米路薩杰偉問我。我相信過人，我回說。他看來不大滿意我的答覆。臨別的時候，我告訴他近來我晚上也有禱告——當然是默禱了，也沒遵從什麼嚴格的經文。就像每天寫一張生日咭片那樣，他說。而我也只好同意他的講法了。

### 我：C鎮的猶太教堂

一九五〇年在C鎮，我們既是這裏唯一的猶太家庭，那就自然沒有什麼人會特意為我們建立一所屬於我們的教堂了。父親也常這麼說。既然如此，他也只好讓母親（假使她要的話）到別人的教堂去了。於是，我們家也崇拜聖西門了，也用小麥食糧、用塞爾維亞糕餅來作奉獻。結果，父親得了肝炎，要送到首都貝爾格萊德的診所搶救。禍不單行，竟讓母親言中了。我們也彷彿都有那樣的預感：姊姊不久便得了輕度肺炎。那年夏天我剛好兩度離家外出。巡警兩度在左萊紀叔叔處把我找到。（貨車站站長左萊紀叔叔是我的良師益友，我總愛壓低語調那樣地問他：列車到底為什麼沒長腿？）到了一九五四年冬天，我們又搬到錫門，在那裏才又碰到一些猶太人。那都是一些風燭殘年的猶太人了，可以說，都是些半死的人。

### 父親：德瑪友先生的遺孀

戰爭剛結束我就和你母親結婚。我們到哲熱摩法街去取些臥具，為我們開門的是德瑪友先生的遺孀。在那個年頭，統計學並不發達，才剛開始被人當作一門科學看待：是以當年沒有人敢肯定誰該向誰說些什麼慰問的話。於是，在死寂中，我們給帶到一間黑漆漆的小室。裏面好好





地堆滿了我們要的東西——一套完完整整的胡桃木臥具。這地方從前是我母親的寢室，如今我身在其中，竟站在那裏茫然入迷了。我用手去摸那色彩淡淡的每一件傢俬木具，嘴裏自然而然地唸起能跟它一一相襯的牆紙的顏色。在那個年頭，牆紙可真是絕無僅有的東西，只稍提一下都嫌奢侈。然而我還是提了：靜如藍天的牆紙。說罷，德瑪友的女人居然記起她某個親戚處還剩一點。德瑪友太太我是在扎夾勒認識的，我就向她說起我在哪兒唸了三年書的事，慨嘆扎夾勒的生活跟此地確實無可比擬。不錯，德瑪友太太答道。可這里從前也那個樣，後來濕氣重了，才逐漸把牆紙統統蠶食了；當然，後來炸彈也多了，她接着說。我告訴她多珂一帶我還是印象猶新的，不過當時我正忙於涉水渡過天莫河。是嘛，寡婦回說。可我感覺到她並不怎麼相信我所說的。德瑪友太太的耳環上鑲了鑽石，這我注意到了。她的一雙手還是纖細修長的，但屋裏卻沒放鋼琴。是嘛，她又重複地說。最後她讓我們用糧票付賬，代替現金。我們另添上三塊上好的香皂。臨走時你母親再要送她一小瓶香水，她卻堅決拒絕了。我還清楚記得當時的情景：德瑪友太太嘴里相拒，鼻孔却一直在顫抖，一隻纖纖素手戳進濃密的髮叢之中。

### 我：扎夾勒來的老人院合唱團

我們過猶太新年、猶太聖節的時候，貝爾格萊德的猶太區福利中心便預備好各式糖果，其中包括有美國來的巧克力。扎夾勒的老人院合唱團也偶爾會到那裡作客串表演。大概是爲了這個吧，我們就決定到中心的渡假屋避暑去。渡假屋位於茹雲區，我結果在那裏學懂了深水游泳。那一次，我們十個人都睡雙層床，卻只有我一個人割過包皮。其他人——達高·懷斯、大衛·李維、摩萊頓·施得蘭保格、阿卡·柯比路、史蒂芬·諾夫高維、尤瑟·裴雷拉、戴米爾·史泰恩、艾戈爾·米錫克、米薩·畢盧——把我團團地包圍起來，觀察我下體凸出的部位，研究我那小小的、赤裡裸的陰莖。四周十分昏暗，但我仍可看見自己的陰莖，它彷彿完全脫離了我下體的其他部份而勃起，在一片漆黑之中，我驚識它赤裸裸的存在。切割包皮的儀式，在猶太教義里稱爲「悲哩彌喇」，曾於我出生後第八天在普立斯汀那當着衆多賓客面前舉行。當主禮的切割師要在衆目睽睽下切除最後一小片包皮之際，大家都屏息凝視那一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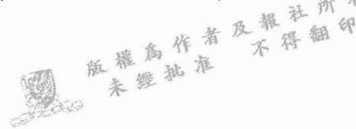
粉紅的皮膚。觀賞過這一幕後，穆絲卡姑母和艾爾沙姑母便下定決心離開南斯拉夫，而翟歌姑丈跟紀登姑丈都不能不同意了。兩年以後，渡假屋搬到石琵琶了。一包包的咖啡和衣服開始從巴西寄來，一袋袋的乾橘子和甜棗子開始從以色列運到。同時，我們也把一包一袋的東西滙給遠方的親人。那裏面盡是些民間工藝店出產的小玩意，除了作裝飾以外，別無所用。除了作為回憶以外.....

### 我：在錫門的日子

我們的寓所一向就是那樣。剛搬到錫門之時，什麼人也不認識。在C鎮住慣了，常有鄰居朋友在家里川流不息地鬧。如今，我們漫無目標地在寓所唯一的房間裏踱來踱去，直到天黑，在昏暗裏，母親依舊抽她的煙，香煙的末端像着了魔似的逕自蠕動。在昏暗裏，我們依賴地板發出的聲音互相辨認。偶爾，誰碰着誰了，使用喉嚨的假聲互相道歉，一家人相處却似客氣的陌生人。總之，人到了孤單寂寞的時候，就會有那樣的舉動吧。其實C鎮也有這種人，只是在小鎮過日子，家家戶戶都大同小異。別忘記父親還是陌籟瓦山谷一帶最好的婦科醫生，以及鎮上備受尊敬的模範公民，每走到街上，就有人從馬車上、牛車上向我們親熱地招呼。鎮上的電影院要有新片子運到，我們便坐到私人包廂裏去欣賞首映。有些時候，黑墨墨的電影院裏會一下子燈火通明，有人便大聲呼喊：醫生，醫院有急症正在找你！醫生！父親就得離場到醫院去。在C鎮我們過的是那樣的日子。誰會料到錫門竟是這般不同。自然，父親還當婦科醫生，我們還跑電影院，路上也還有人招呼。可不同的是，在此地有數不盡的人跟我們全不相識，更有數不盡人懶於讓座位給母親的。話又說回來，我們到底期待過什麼樣的日子？

### 父親：關於我在沛科出生的事

我跟你母親說過我不要你的名字令人勾想起戰爭往事。那時你就躲在母親的懷裏哇哇地哭着。那些年，我們節衣縮食，竭盡所能地維持一個家的生活。幸好跟房東那家阿爾巴尼亞人的關係還搞得不錯，否則你會在什麼地方出生，真是天曉得。我們窮，但窮也得有骨氣。我買了一





部杜斯朵耶夫斯基的選集回家，好幾天來就奉行齋戒，只吃素食。我跟你母親說，真的別讓你的名字叫我想起任何的事。好吧，她答應了。你吃奶的時候你姊姊已經該吃固體食物了，她比你幾歲。可她總愛抓着你母親的另一個奶不肯放，你每次吃奶她就提着小凳子搶過來，嘴裏喊說：我要吃另一個！吃另一個！當初我們爲了紀念祖宗，給她取了你祖母的名字。好吧，你母親答應了。當天晚上，我就捧着聖經走到汽油燈下，讓它自己打開。在左邊的那頁第一個名字展現眼前：大衛。到那個時候，自然已經太晚了，趕不及登記。爲了逃避罰款，我們後來就向縣政府辦事處另提了個出生日期。結果你現在比你真正的歲數年輕了十三天，日後任你如何長大、如何老去，也會比你的同輩大十三天。爲了你，我向死神偷借了一些時日。我一直到後來才知道聖經裏大衛王的兒子押沙龍因叛父而得賠命的故事。

### 我：姑母逝世了

出乎所料，從巴西寄來的信並沒有填上黑框，雖然噩耗是送到了。父親更換了衣服，一下子又重新找到他的宗教信仰。他在昏黃的房子裏點起蠟燭，以毫不悅耳的嗓子頌唱着憂傷悽怨的聖歌，一雙紅紅的眼睛在眼鏡片背後腫脹起來。按例在哀悼期的四十天以內家裏不得舉炊，但父親對基督教的教義和母親的珍饈百味都已經習以爲常了，改不了。結果他還是把信仰暫且擱置。傳統的小吃他也不用，却愛烤白菜配奶油湯。好可憐的穆絲卡呀，他會那樣地舒一口氣，便痛哭流涕起來，活像個小孩。姊姊伯黛頸上帶了姑母送的禮物，細細的項圈上掛着一面金黃的摩西。四十天過後，父親終於安靜下來。然而，寂靜竟成爲他唯一的話題，也是唯一能讓他沉默下來的憑藉。

### 我：保姆淮蕾泰

禮拜天：母親會在頭上插一朵花，然後把餐桌上的燭台點亮。她會立在鏡子面前，耳背隱藏着一湖芳香，當我出其不意地在背後嚇她一跳時就陣陣地聞到。我還曉得，在她的口紅背後，隱藏着比胭脂更紅的兩片嘴唇。客人傍晚就開始到了。醫院那位院長舉動最誇張了，他常常那

樣地脫掉一頂帽子，就過來親吻我母親的手。你看他多可愛！母親回過禮後便匆匆又跑去招待剛到的客人。住S鎮附近的菲利普偉先生這就到了，他的座駕由兩匹白馬領首而至。下了車，他的面頰兩旁就給風吹得通紅，踏進門來連忙把一對潔白的手套脫去，步前向母親和姊姊鞠躬行禮。接着林務署長也就到了，他會走到我的跟前，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並用一種低沉的聲調問我讀幾年級了，還問我學校裏的女同學如何如何。他常說童年就像山中羚羊，柔順而脆弱，一天一天地掉落在生命的陷阱裏。住在隔壁的湛諾夫斯基上校却愛跑到母親的耳旁竊竊私語，無非向她解釋說他的太太和女兒正在更衣，再過一會兒便能來到。此外還有白薇太太，那個銀行家的遺孀。她喜歡摸摸我的頭說一聲：少年人，你好，然後拖着她那長長的晚裝便走了，留下地板上無情的磨擦沙沙作響。當然還有其他的人，陌生的面孔也總有三兩張。不過只要稍微能夠避開熟人的耳目，我們便會步步為營地走到擺放小吃的地方。那時候，但覺四周死寂，只有牆上的掛鐘嘀嗒嘀嗒。最後，穿一身藍裳、爲了遲到而不斷道歉的淮蕾泰小姐終於來了，她就是我的保姆。淮蕾泰小姐，你又來晚了！母親一面說她，一面笑臉迎人地準備應付大展雙手而來的院長先生。真的抱歉抱歉，淮蕾泰小姐總得不停地道歉，也一面幫着穿好白圍裙的蜜兒卡把喝湯用的碗擺放好在餐桌上。誰知道淮蕾泰小姐到底有聽見我的心卜卜在跳沒有。你提心吊胆，只感到四周死寂，你曉得有人聽見不？

### 我：第一趟跟父親談話

我十四歲那年第一趟正經跟父親談話。當時我剛洗過澡，全身濕淋淋、赤裸裸地站着。你和母親瞪眼看着我，在爭論我到底是否患了小腸氣。後來母親走開了，我換上乾淨的內衣。這時你開始用一種疲倦的語氣跟我講話，談的是女人的種種。從你的眼神看來，我感到你老了。第二天你又來測驗我，看我到底有沒有把東西學好。我說不出孕激素對女性身體所起的作用，你便搖頭又嘆息。你呀，要趁年青的時候多瞭解女人。講完這一句以後你對女人的話題便不再吭聲。

### 父親：萬物的真正秩序

你怎麼了？你開始讀希臘哲學，看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著作時我就覺得奇怪。午餐時你提到他的論點，說戰爭乃萬物之始，可當時誰都沒預備談這問題。你姊姊是累了；而你母親，只要裁縫來了就不願意動腦筋。你我之間罷，自「六月戰爭」以來就像隔了一堵牆似的，淡漠而沉寂。你稍以目光向我這邊瞄一下，便談起猶太人如何因戰爭禍亂和種族屠殺而得救。你說猶太人經過滅族的殘害之後，不得不跟異教徒通婚；我們的民族因換血而得以再生，你說，民族性也因而充實強壯起來。我突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怒火從心底捲起。我幾乎要喝止你，永遠不准你在我的家裏說這種話。我很想大大地教訓你一頓。你倒是很安靜和平地把你的話說下去。你問：所謂教徒，難道就是那些爲了求生而放棄信仰的人？你質疑：這種人背地裏又要重新拾起先祖的信仰，以求再生；難道這樣的猶太人就能得救，就能得到淨化？我這一聽就明白你心裏想的是宗教的大審裁，口裏罵的是背信棄義的猶太教徒。事實上，你是在暗中譴責我遺棄猶太誓約、改奉基督教義。自此以後，我還發現你在讀好些書，我連書名都沒聽說過。忽然，我感到有一股平和舒泰的暖流通過我的全身，我坦然接受了你的見解。夜裏，重新又躺在床上，我把一些久經遺忘的禱言頌唸起來。日後我們再有機會討論宇宙萬物的真正秩序之時，我會好好給你說明我對生物與死物之種種有什麼確實的看法。時機尚未成熟之際，我但安然入睡。

### 我：第一顆星

我的情人瑪蓮娜握着我的手，把我引到玫瑰園裏來。街道隔在籬笆以外，沉沉寂寂，漆黑的一片。我們坐在雲石梯級上面，專注地凝望夜空。大大小小的玫瑰，散發出種種芬芳。天重重地壓下來，夜又把重重罩着。看到第一顆星，我們興奮極了，便在面頰上相親相吻。那時候我五歲，她四歲。

### 我：夜

我靠着火爐溫習的時候父親會站在一旁看我，隨時預備幫我解決疑難。我們一談起來，總會猛然發現不知扯到哪裏去了，說的盡是一些無



關宏旨的話。我們提到春風秋雨，提到大家都已經忘却的戰亂之事。父親會肅然起敬，整個人沉默下來。他說我很像他，也喜歡讀書。他說着說着，我聽着聽着。慢慢地我對於這新城市也就習以為常了。C鎮的橋，逐漸在河裏消退了。目前，我很清楚自己身在卡樂美丹市，只欠拿不出勇氣到處搜奇探險一番。對於水路，我也是拿不定主意，總覺得自己的立足點不夠穩固。是以我總愛跑去叫父親給我講哥倫布的故事，而他也常愛把一些古年鑿、舊雜誌搬出來演說一番。看來我的命運是早經批定了。將來該如此這般，前路當何去何從，都早給批定了，只能怪自己還蒙在鼓裏。最惱人的是，雙魚座的人皆有錦繡前程，命中註定當律師，而我從小的志願却是當一個海軍上將。事實上，縱使不在溫習的時候我也常常想起滔滔河水。父親問到：你怎麼了？我就談起那多瑙河來。這時我的父親就把頭低下去，忽然專心細讀他的報紙。我看我的話他是無法聽進心裏去的，便讓寂靜在父子之間滋長起來。好好想想，真的，在夜深深處，我心裏是愉快的。

### 我：吵架了

母親把身體彎到浴盆裏，一聲不響，你還以為她在聽什麼。當父親終於吵夠罵夠了，母親便把雙手在圍裙上擦來擦去擦很久，然後轉過身去不讓我們看到她臉上的眼淚。第二天早上她就煮了一壺不知其味的咖啡。而父親覺得母親既然要報復，也是無可避免的事，竟就坦然接受了。他呷着那杯燙熱的液體，低着頭，臉上帶了一副安然無恙的精神。而在聖殿之前，父親倚靠着我，顯得不如其份地老了，老多了。他默然如故，彷彿掉進了極深的沉思之中。就這樣，父母親都受苦了。最初是互相懲罰，及後（冥中竟是註定的）命運之手便遞來上帝的天譴。

### 父親：如何麻醉人體下部

想幹這事不祇是把持針筒的姿態要正確，剪破裝葯的安瓿時要謹慎就行的。最講究手藝的是正式注射時那一下針刺。我得先在病人的臀部連續拍幾下，接着就趁被掌擊的部位未及恢復感覺以前，把手裏的針使勁插進去。注射這一下要強而有力，葯力才能發揮深遠的效果。這時動



作必須迅速，不能在半晌功夫思考，看準了時機就用大姆指把注射器按下去，讓葯液像浪濤般灌入病人體內。我這就把手上的針管儘快抽回。信不信由你，那病人可要等到我用浸過碘酊或者酒精的小棉花球給他擦針口時臀部才懂得要退縮。你也不用操心，他這陣子根本不曉得自己的身體曾經發生過什麼事。當然，他後來也就會明白的。

### 我：真正的惡魔

我的老天呀！父親只要發現有哪本書沒放在該放的位置便暴跳如雷。你還能相信世上沒有惡鬼橫行、沒有邪魔作怪？他得這樣吵着嚷着，我也只能給他問着了。儘管我後來能夠替他把書找出來——在他身旁、在他看過的報紙下、在他睡過的枕頭底——那也是於事無補的。父親是堅強不屈的。雖然，夜裏我們把燈點上以後，就能看到他的頭髮又灰白了許多。

### 我：性的成熟

母親向來要照顧我們——洗澡——先是我，然後到姊姊，最後是父親。我習慣了當着母親面前脫衣服，一點沒覺得不好意思。我寬衣時她就蹲在那裏給爐子添好燃料。進去吧，她弄妥一切就叫我。然後渾身上下地爲我擦洗。可有一天，我才剛爬進澡盆，母親就把一塊海綿放在我下面的地方，說：從今以後，那部份由你自己清洗。

### 父親：節儉

有些事情你從來就沒有機會學懂過：你不會騎腳踏車，你討厭滾軸滑冰，你坐公共汽車必定暈浪。從前你曾經想過要一輛腳踏車，那時候我沒能力給你買。到我有能力了，你却已經長太大了。現在我還是想給你買，那樣你至少有過一輛腳踏車。誰料到你又學懂了儉樸節約，我去花這種錢必然使你生氣。要是給你買一件外衣、或者一雙皮鞋，我曉得你準不會接受。我也想到把錢留起來，別是有一天你會答允說：好的，我接受你一番心意。可我心裏自知這成數不高，也沒多作妄想了。你只

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會說：謝謝您，不必了，我的確不需要這個。我看出來了，你確是我們家族的子孫。節儉並非什麼大德大行，不過它能夠在我們家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也不能是什麼大奸大惡的。你可知道，這些日子裏我沒有一天不在想：你哪一天也來生個兒子傳宗接代吧。

### 我：初冬

寒冬初至一家人便勤勉起來，把窗戶關得好好的。父親的口袋總塞滿手帕，而母親却如有神佑，什麼感冒菌，肺炎菌都侵不進她的身體。每天早上，鬧鐘把眾人叫醒，可大家必然要在被窩裡蹉跎一些時光才肯起來。姊姊總是最晚起床的。她姍姍來遲，一邊吃早點一邊談論她的婚姻大事。她一本正經地講，一家人圍着泡好的俄國茶也正經地喝。

### 我：初次養狗

不管怎樣用盡腦筋，我的記憶也只能回到C鎮上那條死胡同裏。再遠的我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了。那時我已經有三、四歲了吧，大人常常把我帶到米契橋去散步，路也真夠遠的。當然，也有讓我自己在前院玩耍的；玩起來我還愛摘弄花朵，特別是鬱金香。我記得那時養了一條毛髮蓬鬆的小白狗，今天大概都成老黃狗了。哎呀，現在我連牠名字也想不起了。要姑且說牠喚作積奇吧，我腦子裏就想到一隻黑眼睛、黑嘴巴、屁股光禿禿的東西。那不是牠。這樣看來，我們養的必定是另一條狗。

### 我：關於睡眠的需要

母親經常會停下來，痛楚地擦着肩膀的關節。雖然她一直都有打針和吃維他命藥，但四肢顯然正日漸癱瘓。有些日子她會特別想睡覺，而父親却愛坐到扶椅裡，靠着一盞古老的座燈，獨自躺在黃茫茫的燈光下看電視看到深夜。母親只好把自己用被子密密包裹起來，連頭帶臉地躲藏在枕頭下。她會把身體不斷往牆邊擠過去，但不管怎樣，燈光還是有辦法找到她的眼簾裡來。最後，母親就像古悲劇裏的女主角那樣，從床上坐起，便縱聲嘶喊：老天爺呀！把燈給我關掉！然後她會低聲再補充



一句：我需要睡覺。

### 父親：關於母親的唇

我當時這樣想：假使又是個女兒的話，主啊，請你就保佑我能平心靜氣地賜予她露易絲這個名字。然而，出世的却是你。往醫院途中，你母親的胎水破了。那時我們還在馬車上趕路。我對車夫說：兄弟，抽打抽打那匹馬！怎麼行呀，醫生，他回道。那可是罪過！隔天全沛科鎮的人都聽說我終於得抱男嬰了。不，請別讓我講我當時的感受，也別問我向誰答謝感恩了。那天我就在蔥翠的梨樹蔭裏躺了一個上午，看着樹上豐碩多汁的果實。梨子讓我想起滋潤的唇。我當時就那樣過的。

### 我：孤獨時刻

在極端孤獨的時刻，我會把臉貼在玻璃窗戶上，耐心守候下一輛公車開到。那時候我相信——我確實相信——掌握我一生命運的主子將乘搭這一班車到站。我等了，結果誰都沒來。玻璃窗戶上却流着自我體內呼出的生命的氣息，暖暖的蒸氣緩緩地瀉落，留下銀絲般的軌迹，好比思路迂緩的蝸牛。我回過頭來，早作好心理的準備：父親看報，母親織毛衣，姊姊在鏡子面前站着發呆。一切如常：下午喝咖啡，六點半看電視新聞報導，七點半獨自到河邊散步。回來的時候人已走累了，腦子裏依然掛着月色，月色的倒影在水面。屋裏散發着剛燙洗過的床單的味道，寢室是叫人感到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在扶椅中沉睡的父親，任房門吱吱作響也不會醒來。母親見了便吃驚埋怨道：天啊！我提過他何止千百遍了，叫他到床上睡去，這人怎麼愛那樣折磨自己？他又何止在折磨自己呢？我另外給母親添上這一句。而父親就突然從夢中驚醒，兩眼直盯着電視螢光幕。哦，又有人被殺掉啦！他嘆一口氣：可慘哦！

### 我：必須出走

有時候我會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賓館裏的草地上，仰天立着。我渾身感到滿天是星星，星星在流蕩。縱使閉上眼睛，也彷彿能在冥冥之中



看見自己：地球人間在宇宙太空中了無意義地回旋，而個人即如大圓點中的小圓點，也漫無目標地追趕歲月，倚天流浪。我會驀然發現自己像一個遇溺的人，拚命想抓緊「了無意義」這幾個字作為浮標。當扭歪的頸背引起一陣酸痛，我便安慰自己說，對世事感到「了無意義」才是人間世上最無意義的事。我提醒自己，我還算年青，也創過一番事業。不錯，青春，那是我手上最後的一張王牌。可話雖如此，我到底已能感到兩個眼圈正往下垂。雨季將臨之時，到底感到腰也酸、背也痛；心頭，更經常無端作疼。我必須出走了。然而，當我睜開雙眼，却見連星星也是叫人喪氣的。耐心再看，偶爾也會有一顆星穿過幻變的雲層閃爍生輝。這一刻它孤零地吊掛在穹蒼，轉瞬間便又迷失於一片昏天暗地之中。那真是罕有的孤星。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偏偏愛寄望於明星，相信我的命運屬於孤星。除此之外，我還能寄望什麼？還能往哪裏逃？於是，我便回過頭來，緩緩地，踏上歸家的路。

## 我：家鄉

有一天早上我寫信給我父親，告訴他我夢見耶路撒冷了。我隱約便看到他在靜靜地飲泣，偷偷拭擦眼淚。當時我們都無法預知戰爭即將降臨，更未能料到，戰爭結束以後，父子將相繼重返耶路撒冷，踏足一片完整無缺的家園。父親比我早幾年到家。到了我們父子重聚的那一刻，大家在絕望之中互相擁抱，久久不離。我們連大門也懶得掩上，任鄰居在門外七嘴八舌地吵。屋裏，我們互相剖白心迹，互相傾訴一生挫敗的經驗，細說大家曾經如何嚮往回歸，渴望回歸。目睹這般情景，母親便開口說道：「你們父子快將以淚水淹沒錫安天國了（譯註）。」自然，那是由於我們知道大家都要在此長留下來。永遠留下，在我們的家鄉。

譯註：Zion，位於耶路撒冷的錫安山，在猶太復國主義裡象徵天國，是全體猶太人的精神聖殿。

## 作者簡介：

大衛·阿爾巴哈里（David Albahari），南斯拉夫作家，一九四八年出生，以短篇小說揚名，著有《家庭時間》（一九七三）、《普普通通的故事》（一九七八）、《死亡的描述》（一九八二）等三本短篇小說集。另在一九七八年發表長篇小說《法官》。